



希区柯克 惊悚悬疑小说
典藏大系 (第一季)

冬日幽灵

Winter Ghost



[美] 希区柯克 / 著 姚 姮 / 译著

电影界伟大的惊悚大师

如果你是**希区柯克**迷，肯定不会轻易放过；
如果你还未看过**希区柯克**的小说，不妨由手中这本开始，
跟随我们一同感受它的情节魅力！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希区柯克 惊悚悬疑小说
典藏大系 第一季

DONGRI YOULING

冬日幽灵

Winter Ghost

[美]希区柯克 / 著

姚 姮 / 译著

ARCTIC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日幽灵/[美]希区柯克著;姚姮译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13. 1

(希区柯克惊悚悬疑小说典藏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4204-8

I. ①冬… II. ①希… ②姚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1145号

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:12121087

出版人:朱寒冬

总 责 编:朱寒冬 曾 冰

责任编辑:张 堃 刘姗姗

装帧设计:徐 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0 字数:190千字

版次: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 言

希区柯克(1899—1980),以拍摄惊悚、恐怖等悬疑电影著称,素有“悬念大师”、“恐怖紧张大师”的美誉。他擅长以预示(提供情节线索)、延宕(利用阻碍来强调危险感)、罪孽转移(用主观镜头拍摄,使观众产生有如自身犯罪的愧疚心理,以制造悬疑效果)、麦高芬(McGuffin,希氏所创名词,利用细枝末节的小圈套来推进剧情,但至结尾可能变得无关紧要)、巧合和误会、线索道具等手法,交错运用于电影剧情当中,搭配独特的运镜及剪接技巧,制造出紧张刺激、恐怖悬疑的氛围,以操控人类最强烈的恐惧情绪。在其六十年的电影生涯中,有超过五十部以上的作品,所导演的《后窗》、《迷魂记》、《惊魂记》、《火车怪客》、《北西北》、《鸟》、《美人计》等,均为脍炙人口的名片,对电影之业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希区柯克的小说和希氏导演的电影具有同样的功力,情节曲折,故事扣人心弦。为此,我社特择取了近五百部的作品,集结成“希区柯克惊悚悬疑小说典藏大系”,全套二十种。本次推出第一季五种,以推理小说为主轴,内容包含了黑色幽默、恐怖、

鬼怪、惊悚、紧张、科幻等元素,能让大胆的读者喜欢看,胆小的读者更爱看。

一篇小说就如同一部电影,有时情节还多过于电影。虽然没有影音特效的声光刺激,但是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回家静静阅读,是人生一大乐事。所以,如果你是“希迷”,肯定不会放过这一系列精彩的希区柯克小说;如果你以前不曾欣赏过这类推理小说,又何妨抽空翻阅?因为放弃了,实在可惜!

001...序 言

001...孤 儿

005...魔 菇

026...相思豆

037...百叶窗

051...女杀手

061...花草茶

072...正义感

081...土豆儿

089...死亡花朵

099...山崖蝶舞

108...冬日幽灵

135...迷你瓷马

143...泡桶沉尸

182...殉官之谜

194...红发侏儒

205...雏菊秘语

215...钻石项链

230...园中惊魂

257...米彬钻石

268...再见,表哥

282...抢匪回来了

292...最后的演出

304...河洞的秘密

孤 儿

李富莱是个高大、强壮的十四岁男孩，当我看着他的眼睛时，总像看到一头受了伤的牡鹿的眼睛。当他受够折磨的时候，虽然知道自己受尽了折磨，却因为疲乏而无力地不想再逃跑，他会以一双大大的、忧郁的眼睛看着你——全身颤抖地——不懂得为什么你要挑他出来折磨。我最不喜欢看见他那种眼神。

富莱不是聪明的孩子，但也不是调皮捣蛋、爱惹是生非的麻烦人物。他只是一个高头大马、过分肥胖的乡下孩子，想以他有限的智力来了解这个混乱的世界。他五岁的时候被人领养，心理学家说，到了那个年龄，一个孩子的个性和才智差不多已经定型。但富莱的情况特殊，他还会有所改变。

“他说：‘我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到’，巫警长，”富莱告诉我，他说话慢吞吞的，“他总是那么说，还告诉我要记住。”

“他”可能是指李杰平，也就是富莱的养父。一个憔悴的、有着鹰钩鼻、骨瘦如柴的人，十多年前搬到此地，胼手胝足地把

一片满是岩石的草原开垦成目前那座略具规模的农场。如果是我，我才不愿过那种生活！天知道有多少季节，他像牛马一般地工作到筋疲力尽。不止他一个人，连他那可怜的妻子和富莱也要参与工作。自从富莱从州立孤儿院被领养回来以后，年纪稍大时，就加入全天工作的行列了。

李杰平很固执，毫无幽默感。他不仅像奴隶一样地工作、付账单，而且只相信“工作”。如果说人类生存在世界上是为了享受的话——那么，李杰平这人除外。他们夫妇认为“任何报酬都必须通过工作才能获得”，他们也要富莱崇信这个道理。

不错！李杰平打富莱。这事我知道。但他从没有打到出血或断过骨头，所以我插不上手。至少在法律上，我不能出面干涉，甚至学校温老师要我出面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
好多次，温老师告诉我：“警长，我看见富莱身上有好多淤伤。”

“父亲教训孩子是合法的，”我说，“李杰平是比一般人严厉。也许富莱比一般孩子块头大，也笨了一些。”

温老师做个鬼脸，“那和教训孩子无关，警长，他因为孩子成绩不好，就拿鞭子猛抽。”

“李杰平不得志，所以把希望放在孩子身上，期待孩子能有出息。”

“可是，你没有办法用鞭子把聪明才智打进人的脑中。”温老师说，“现代人谁相信这个？令人难过的是富莱已经够用功

了！他学习简单的事情——学习他能做的事情。但是他天生智力欠佳，已经够可怜了，还要打他？何况打他也没办法改善情况。”

“可怜！”我想，这是描述他生命的最佳字眼。

有一次，他想离家出走，但没有跑多远；我在镇外四英里路的地方遇见他——凄凉而迷惘地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我问他。

他摇摇头，“我不知道。”

我推开乘客那边的车门，“唔，跳上来吧！我带你回去。”

那次是我和李富莱距离最近的一次对话，也是最令我伤心的一次。

“我做不到爸爸要我做的任何事情。”他说。

我想安慰他，给他鼓励，但没有效果，“你当然做得到，富莱。你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做到最好、表现到最好而已。”

“我很努力读书，可是成绩不好，无法考到他要的成绩。”

你见过一个体重两百五十磅的孩子号啕大哭没有？

那是两周前的事了，我一直希望能做点什么来帮助那孩子。

学校的温老师有个主意，他认为学校足球队也许是一个适合富莱的地方，在那儿他也许会有所表现，能够一展所长；但教练却很怀疑，因为富莱反应迟钝。当温老师把富莱的家庭背景说明后，教练同意试试看。然而，李杰平却不赞成这个意见，他说，他不想让富莱因为打球而影响功课。他告诉温老师，好歹要

让富莱达成他的愿望,他认为富莱如果能够一直努力的话,将来会成为了不起的人!

足球教练可不轻易放弃! 不久之前他打电话告诉我,说晚上要到李家去,想再次向李杰平游说。

结果他发现了一件非找我去处理不可的事,因此,再打了一次电话给我。

当我抵达李宅时,教练和富莱都坐在前面的门廊上。富莱的神色不像平日那样——像一头受到惊吓的牡鹿,却一反往常,显得平静坦然。

我瞧了一眼屋内,就明白我最需要知道的事情——客厅如同屠宰场。

“富莱,你为什么那么做?”我问。

教练的耸肩,已经告诉我他没有问出什么。

富莱扭曲脸孔,想找出适当的话,最后他说:“他总是告诉我,我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到。警长,他说要达成目的,一定要尽我的力量,他说那是最重要的。这种话他说过太多遍。”

“可是,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 这是你想要做的吗?”

“我一直想做的是……”富莱认真地说,神色因为我的不了解而显得惊讶。

“想做什么?”我问。

富莱投给我一个凄凉的微笑,解释说:“想做孤儿。”

魔 菇

对第一朵灰色野菇，孟井记得很清楚，它长在浴室里新的松木墙上，薄薄的，有不规则的斑纹，十二英寸宽，灰色，像蜡烛油的颜色。他小心地伸手去触摸，呈伞状的菇顶硬硬的，旁边是锯齿状。他像抠掉身上一个伤口的疤一样，从木头上抠下那朵野菇，扔进垃圾桶，继续刮胡子。

昨天，他开了数小时的车，沿着山路，穿过浓雾和雨水，午夜后才抵达建在林中的新木屋。此行是他春季的第一次旅行。

他提前来这儿，为的是工作。他携带新近杀青的原稿，准备花几天时间修改。在写作上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步骤——最后的步骤，因为这时候小说还是他的一部分，一旦印刷，装订成册，那么就属于别人的了。

他并不急于重改原稿，修改工作可以在以后的几天里悠闲地做。太太周五才会来，客人则周六上午才会到。为了庆祝新屋落成，他们曾计划了好几个月，总算定在这个周末。

因此，在木屋的第一个早晨，孟井发现自己轻松、微笑地刮

着胡子。他对这幢度假用的新屋，颇为满意，它比蓝图上所绘的更大、更吸引人。

房屋的设计者是附近村里的一位年轻建筑师，由本地的木工，利用湖后面的松树、橡树和核桃树，就地取材所建造，木料粗糙，未经刨削。

木屋造在山腰，面对着湖，只有几棵树被砍伐下来盖房子。所以，从远处，穿过树缝看，房子看来就像一块出土的巨石，扔在阳光中暴晒一样。

“我要周围有乡村风味，”孟太太向建筑师解释，“一种原野的感受。”她低语着，好像在提什么神秘的事一样。

“也不要太朴实，”孟井说，“我不要在在外野营的感觉。这是我们作为逃避城市用的小屋，我们要方便，而且够招待八至十个客人过夜。”他边开列所需，边在建筑师的小办公室里走来走去，脚上的新靴子在木地板上踏得咚咚响。他喜欢这种含有权威的响声，这样可以使那位年轻人明白——和你打交道的是位懂得生活的人，而且他知道要的是什么。

“还有舒适！”孟太太俯身过去，以引起建筑师的注意。她有张圆圆的、镶有蓝色大眼睛的美丽脸庞，她挑逗那年轻人来加强她的观点，“还要有一个石砌的大壁炉！滑雪季节来到时，我们也许会邀几个好友来小住。”她微笑。

建筑师看看他，又看看她，没有说话。

离开村子的途中，孟太太对孟井说：“他是那种拙于辞令的

人,呃?”

“乡下人就是那样——出身卑微、工作勤奋。至于是不是善于辞令,我无所谓!我宁可和当地人打交道,胜于和城里人。”

话是这样说,但估计出来的造价仍比孟井预计的高出一万元。承包商告诉他,建筑材料价格涨了三倍。不过,他们会为他铺草坪,一直铺到湖边,并且为他铺设一条碎石路,通到公路。孟井说,他只要造幢方便、可以住的地方就行。他告诉建筑师:“我不雇用杂工。”

山上的木屋正在花钱建造时,他刚完成一本新小说,立刻由出版商购去,并且预付五万元版税,这数目比以前所出版的书价钱都高。下一周还卖掉了小说电影版权二十万元,然后在他开车上山之前,他的经纪人告诉他,新出版的书已销掉五十万本。因此,他根本不担心钱的问题。

“我碰到的一切,均变成黄金!”孟井向太太自诩,“我告诉过你,我会发财的。”

他没有告诉太太的是,这本书是他作品中最拙劣、最无价值的!纯粹为钱而写。他套用陈旧的计谋和情节,居然还畅销。

他穿好衣服,然后开始计划这一天的工作。

休旅车里仍装着一袋袋的杂货。昨夜由于长途开车,疲倦不堪,所以只生了火,倒杯酒喝,然后执着酒杯,开始瞧各个空房

间——他的靴子在橡木地板上回响——欣赏着乡下木工的杰作。木屋造得扎实、坚固，每根木头的接榫都很密合。

房子的三个房间在后面楼上，中间由一道露天的走道衔接，从走道可以俯瞰前面的起居室。起居室在木屋的前面，高而且宽。房屋正面差不多全是窗户，长长的窗框直通屋顶。

有一整面的墙用来做孟太太喜欢的石砌壁炉，那些大石头均是从山上采掘，运到湖边来的。地基也是用同样的石头打造的。诚如孟太太新近向朋友夸耀的：“只有厨房用具和我们俩外，其余都由山上就地取材。”

孟井将休旅车开到屋后，打开后车厢，穿过后门，将一包包杂货拿进来堆放在厨房桌上。他先把容易腐坏的食品和几瓶啤酒放进冰箱，那些酒他打算晚餐时独享，算是自己送给自己祝贺出书成功的礼物。

将食物整理好并储放在冰箱里，给孟井一种属于此屋的感觉。有了这份简单的杂务做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拥有这地方——木屋像个家。

他曾想到留些主要的事等太太来了再做——她对每样东西放哪儿，都有意见——可是整理冰箱时带给他的满足感，使他决定自己安排——首先是存放酒。

他抱着整箱酒进入起居室，屈膝跪在吧台后面，打开壁柜的门。柜子里，沿着两排木架长着的是灰灰的野菇；它长得非常浓密，盖住了整个柜子的内部。这个发现吓到了他，就像是发现生

了个畸形儿一样。

“我的上帝！”一股冷战通过脊椎骨。

他用了好几个购物袋来装拔下来的菇。野菇很容易被拔下，几分钟就被拔光了。然后他用肥皂和水刷洗松木板，再把酒存放进去。

他推想，一定是房屋的潮湿才会促使菌类生长。房子自从完工后，一直空着，没有空气流通。他知道菌类在潮湿的气候中，生长超速。但是那么一大片的蜡灰色野菇，仍然叫人毛骨悚然。

他回到厨房，忧心忡忡地打开柜台上面的松木吊橱，里面干干净净，只有一股木屑气味。他用手摸摸架子，确定没有异状，关上门，叹口气。

孟太太开列了一张工作清单，要他在周末前先做：客房的床单要铺、窗户要洗，整幢房子，由上到下都要打扫。还有，客厅的地毯已经运到，卷在屋角，它必须摊开、铺好，用吸尘器吸一吸。

虽然如此，孟井决定先吃早饭。在城里，周日他总是自己做早点——煎蛋和薄饼。最近孟太太经常邀请客人来品尝，于是他朋友圈中都知道他在烹饪方面有两手，有人甚至要他写食谱。

孟井拿出长柄浅锅，打开炉火，化了一点牛油放入锅里，然后取出一瓶白酒，打开瓶盖，倒半杯到锅里。牛油和酒在热锅里嘶嘶作响，飘散的香味使孟井更觉饥饿。

他打了两枚鸡蛋进入平底锅里，撒上胡椒和盐，然后在购物

袋中寻找辣椒。但是孟太太忘记将调料放入袋里，没办法只得先记在心上，上午到村里去的时候，记得买调料。

孟井在厨房里行动自如，欣赏宽敞的厨房。在城中公寓的厨房，每次只够一个人转身，这儿，他们安装了两个炉子、两个洗菜槽；宽敞的料理台，足够两个人一起工作。

孟井瞥一眼鸡蛋，蛋白差不多硬了。于是，孟井拿出烤面包机，插上电，电器的装备能运用自如，令他满意至少这件事不用操心。他扔了两片面包进入烤面包机，再回到吧台取一瓶伏特加，开一罐番茄汁，给自己调了一杯饮料。

现在他必须快马加鞭了。首先，熄掉炉火，弄点奶酪，撒在煎蛋上，然后在烤面包上涂点牛油，打开纸箱，取出一个盘子和银器，自己满意地微笑——他就要在这厨房里大显烹调的身手了。

或许，他心想，索性搬到山上来住。住这儿，风景好，没人打扰，没有俗事分心，可以多写一点作品。他梦想着：看见自己在有雾的清晨，步下山坡到湖边，嗅嗅松树香，欣赏水波不兴的平静湖面，或乘着小舟在湖面荡漾。想到这儿，喝了一口饮料，让美好的幻想使自己放松。

然后，他记起煎好的蛋。他把蛋放在涂了牛油的面包上，端着盘子和饮料走到外面用橡木钉成的阳台上。这个阳台有十二英尺宽，沿着向东的墙建造，目的是要迎接晨阳，看日出。那是孟太太的主意，说他们可以在这个阳台上用早饭。

太阳已经在山顶露脸,光芒射在木屋上。阳光使地上一摊摊的雨水干涸,照暖了阳台。身着衬衫的孟井,觉得颇舒适。

他们还没有购买阳台上的家具,因此,他坐在宽阔的扶手上,吃着早点。从他坐的地方,可以看见前面整片草坪——它优美地向下延伸,直到湖岸和新造的码头。

这个码头是冬天时,他自己造的。

某个周末,他到村里买了三百英尺的木料,从建筑公司雇用两个人,用四轮卡车拖到湖边。他们在湖边找到十二棵樟树,砍倒树、修掉枝叶,拖过冰冻的地面,到孟井的产业基地上。他们在结了厚冰的湖面上,挖洞、打桩、做地基;再把两英尺宽、八英尺长的木料锯成四英尺长,钉在桩与桩之间,做成码头。

孟井的双手因此而起水泡,背部疼痛了整整一个星期。但是他对自己的辛苦感到骄傲,对伸进湖中四十英尺、方便停泊两条小舟的码头,也感到骄傲。

最初,他看不见码头,因为晨雾仍然笼罩着湖面。雾像低低的云一样,在湖岸滚动。但当他吃完早餐时,逐渐升起的太阳驱走浓雾,而伸出在湖中的那座细薄的码头像一个怪异的、粗野的特殊景象,缓缓地进入眼帘。

“那是怎么……”

孟井突然站起来,餐盘和杯子从栏杆掉出去。他眯眼仔细向下瞧,心中迷惑不已。灰色的野菇盖满了整个码头。他游目四顾,预期会看见遍地的野菇。他扫视草坪和四周浓密的松树。